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EIWURUYUBEISUNHAIDEREN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春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EIWURUYUBEISUNHAIDEREN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春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行洲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徐春和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55-7
I. ①被… II. ①陀…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16号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徐春和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3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55-7

定 价：31.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4
第五章.....	18
第六章.....	21
第七章.....	27
第八章.....	29
第九章.....	36
第十章.....	42
第十一章.....	45

第十二章	49
第十三章	56
第十四章	61
第十五章	63
第二部	75
第一章	75
第二章	86
第三章	95
第四章	100
第五章	105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17
第八章	123
第九章	130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42

第三部.....	150
第一章.....	150
第二章.....	156
第三章.....	166
第四章.....	171
第五章.....	176
第六章.....	183
第七章.....	194
第八章.....	196
第九章.....	199
第十章.....	211
第四部.....	228
第一章.....	228
第二章.....	229
第三章.....	235
第四章.....	240

第五章	248
第六章	257
第七章	269
第八章	277
第九章	285
尾声——最后的回忆.....	288

第一部

第一章

在去年的3月22日傍晚，我碰到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一整天我都在城里来回奔波找房子住。我先前住的房子非常潮，当时我就已经开始咳嗽了，非常不舒服。前年秋天，我就想着搬家，结果一直拖到去年春天。跑了有一整天，也没找到一处满意的房子。第一，我想找一套单独居住的房子，而不是在同一套房子里向二房东转租的那种；第二，哪怕一间也成，但房间绝对要大，同时，房租最好便宜些。我发现，房子一窄，连我的思路也变窄了。我有一个怪癖，每当构思一部新小说时，总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顺便说一下：我总认为，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浮想联翩，想象这些作品写成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比真的动手去写更加愉悦，说实话，并不是因为自己懒于动笔。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一大早起来，我就感觉不太舒服，到傍晚时就觉得更加难受了：居然忽冷忽热地发起烧来。再加上我跑了一整天，非常疲惫。在夜幕即将降临时，我走过了升天大街。我非常喜欢彼得堡三月的太阳，尤其是在日落时分，晚霞满天，满街上下都在沐浴着明亮的光。所有的房舍也好像骤然亮起来了。霎那间阳光把那些阴郁的色调，那种灰的、黄的、脏兮兮的绿的等颜色一扫而光。心胸也好像豁然开朗，似乎精神也跟着为之一振，就像有人突然用胳膊肘猛地碰了你一下，使你顿时惊醒。你的观点、你的思路也会为之一新……说来也奇怪，一道阳光竟然能对人的心胸有如此大的作用！

但阳光又突然熄灭；寒意肃杀，不由得使人的鼻子感到灼痛；暮色苍茫，夜色渐浓。一家家店铺都纷纷点亮了煤气灯。我走到米勒食品店门前，止步不前，像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向街对面眺望，似乎预感到

我马上会遇到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看到了对面街道上的一位老人和他的狗。至今我记忆犹新，一种极其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猛地抽紧了，我自己不清楚，这到究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是什么神秘主义者，对预感、占卜之类的东西几乎不相信。可在我的一生中却遇到了几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拿面前的这位老人说吧：为什么当时我一见到他就会立即产生一种当晚我肯定会遇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的感觉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身体不适，病中的感觉也不能全都相信。这位老人弯着腰驼着背，用手杖敲打着人行道上的石板，挪动着那两条木棍似的腿，好像这腿不能打弯，他迈着缓慢而吃力的步伐，慢慢走近那家食品店。我终生都没有遇见过他那样奇怪的人。这次邂逅后，每次我在米勒食品店前遇到他时，总会让我莫名地痛苦。他个子高高的，驼背，一张八十多岁老人皱皱巴巴的脸，面如死灰，一件破旧大衣，四处都已经开了线，一顶戴了二十多年、破烂不堪的圆筒礼帽，遮着他那秃秃的脑袋，秃秃的后脑勺上还残留着一小撮头发，但已经不再是灰白色的，而是白里透着焦黄的那种；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不受理性的支配，就像上了发条似的伸胳膊抬腿。这一切使任何一个第一次遇到他的人都不由得感到惊讶。的确，看到这么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形单影只，并且无人照顾，总会觉得有点儿奇怪，更何况他那模样颇像一个从监狱里逃出的疯子。使我感到震惊的还有他那非同寻常的孱弱：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架子，好像只有一层皮贴在他那骨头上。他的两只眼睛非常大，却暗淡无光，仿佛镶嵌在两个蓝色的圆框内，一直直视前方，从来不左顾右盼，并且对任何东西都仿佛视而不见。我深信，即使他看着您，也还会笔直地向您走来，仿佛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虚无的空间。他开始出现在食品店前是不久前的事，也不知道他是从何而来，且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那条狗。食品店的顾客或许还没有人有此雅兴，想同他聊天，他也从不和任何一个人进行交谈。

“他到米勒这里究竟干吗呢”我站在街的对面，不由得注视着。一种懊恼之感开始在我心中升起，这是由于身体不适再加上疲劳造成的。“他究竟在想什么呢？”我心中接着思索，“他脑子里到底装着一些什么呢？难道他还能想一些问题吗？他的脸色是那么的死气沉沉，面无血色。这条狗是他从哪儿弄来的呢？它跟他简直是寸步不离，仿佛同他形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狗又酷似它的主人。”

这条倒霉的狗似乎也有八十左右了，肯定就是这样。第一，它那模样确实老极了，任何一条狗都不可能像它那样老；第二，我第一眼看

到它就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想法：这狗不可能和别的狗一样，这绝对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的身上一定有某种怪异和妖邪的东西，它极可能是一个变成狗模样的靡非斯特，并且它的命运一定是经过了各种神秘莫测的途径才和它的主人连结在一起的。一看到它那个模样，您一定会马上同意，它一定有二十多年没吃东西了。它瘦得像个骷髅，如同它的主人一样。身上的毛几乎已经掉光了，尾巴像根棍子似的就那样耷拉着，却总是夹得紧紧的。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总是垂头丧气地垂着。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厌恶的狗。他们俩走在大街上——主人在前，那条狗紧随其后，——它的鼻子径直碰到它主人衣服的下摆，好像粘在他的衣服上面似的。他俩的步态极其一致，好像每走一步都在念念有词地说：

“我们老啦，老啦，亲爱的主啊，我们都已经多老了。”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突发奇想，那个老人和狗可能是从加瓦尔尼的插图中，霍夫曼的书中爬出的，作为该版本的活广告招摇过市，巡行于大千世界中。我过了街，然后紧紧跟随老人进了一家食品店。

老人在食品店里的举止非常怪异，米勒站在那个柜台后。最近这段时间，每当这位不速之客走进门，米勒总是面露温色，但心里感觉不快。第一，这位怪客从来不买东西，而且每次都穿堂入室，径直奔向靠火炉的一个角落，然后就会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假如炉子旁他常坐的那个地方被人占了，他就马上露出一副茫然而又困惑的表情，慢慢的站在占了他位置的那个先生面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后，才为难地走向靠窗的另一个角落。他在那里找到一把椅子，慢慢地坐在椅子上摘下礼帽，放在身边的地板上，顺便把手杖放在帽子旁，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从未读过一份报纸，也未说过一句话或是发出过一点声音；他只是坐着，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前方，目光呆滞，毫无生气，我可和你打赌，他肯定对周围的一切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至于那条狗，它在原地转了两三圈之后，愁眉苦脸地躺在主人的脚边，把脑袋伸到主人的那两只靴子中，发出低低的一声长叹，在地板上伸直身体，一动不动，整晚都是这个样子，在这段时间里仿佛死了一样。好像这两个生物整天躺在什么地方，死了，但一到夕阳西下，就会突然复活，其目的仅仅就是为了走进米勒食品店，然后完成某件神秘莫测的使命。坐了三四个小时之后，这位老人才终于站起来，然后拿起礼帽，准备回家，也不知道向何处去。那条狗也跟着站了起来，夹紧尾巴，耷拉着脑袋，像以前那样迈着缓慢的脚步，机械一般跟在主人身后。食品店的顾客逐渐开始变着法地躲着这老人，甚至都不愿意挨着他坐，似乎见了他就觉得恶心。而老人却对此毫无察觉。

在这家食品店的顾客中德国人居多。他们都来自于升天大街，全都是各种店铺的一些老板：小炉匠、做面包的、开染坊的、做帽子的、做马鞍的……全是些古怪的人物。总的来说，米勒店里有一种先辈遗风。店老板时常走出来，走到熟悉的顾客前，和他们同桌而坐，主客一起尽欢，共饮几杯。主人的狗与小孩，有时也会走出来和顾客们玩耍。顾客们往往也投桃报李，对孩子与狗都非常亲热。大家都非常熟悉，相互之间也非常尊重。在顾客们专心地阅读那些德文报时，在房门后面店老板的那个房间里，就会叮叮当地传出奥古斯丁的乐曲，这是店老板的大女儿在弹钢琴，她是一位长着一头金黄色鬃发的漂亮的德国小姐，浑身晶莹透亮，就像一只洁白的小兔子。这支华尔兹舞曲听起来非常悦耳。每个月的前几天，我总是去米勒店看他订的那几种俄文杂志。

我进入食品店之后就看到那个老人已坐在了窗口，他的那条狗和以前一样四肢挺直，横卧在他脚旁。我悄悄地坐到一个角落，暗自心里想：“我究竟为什么来这里呢？一，我到这里来根本就没事；二，我身体不适，本来就该赶紧回家，喝点茶，躺到床上休息。难道我来到这就仅仅是为了看这个老人吗？”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为什么要管他的闲事？”我一边想一边回忆起我在街上时看到他感觉到的那种怪异的隐痛。“我至于管所有这些无聊的外国人吗？但那种油然而生的怪异情绪又是什么呢？这种为无足挂齿的小事而担忧，又是何苦呢？最近，我发现自己经常毫无必要地焦虑。一个思想深刻的批评家分析我近来发表的一篇小说时就曾经向我指出，这种毫无必要的焦虑不仅妨碍我生活，而且妨碍我观察人生。”但尽管我思前想后，对自己埋怨不已，我还是留在原地，同时，我的病却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我不得不离开这间温暖的屋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报只看了两行就打起盹来。店里的那些人也不来打搅我。他们看报的看报，抽烟的在抽烟，只是偶尔压低了声音相互谈论着那些来自于法兰克福的新闻，或是谈论德国经典著名的俏皮话能手沙菲尔所说的那些笑话里的某个笑话或警句，然后便带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又埋头读报。

我假寐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来突然打了个寒噤，就醒了。是该回家了，但是就在这时屋里上演了一幕哑剧，使我只得又留了下来。那个老人一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就马上马上目不斜视，紧紧盯着一个地方，而且整晚一定不会把目光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也曾受到过这种目光的长时间凝视，但这目光呆呆的，毫无表情，让人感觉极不愉快，甚至让人难以接受，一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赶紧换个位置。这时，这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小小的个儿，圆圆的脸，穿戴得非常整齐，衣领浆洗得笔直，

红红的脸，红得简直寻常的德国佬。他是一名来自于里加来的客商，名字叫做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直到后来我才听说，他是米勒的故交，他还未曾见过这位老人，也不熟识店里的顾客。他一边呷着自己的潘趣酒，一边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农村理发师》，蓦地抬起头发现这个老人他落在自己身上那一动不动的目光。使他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亚当·伊万内奇是个度量小且非常爱面子的人，和一切“有身份”的德国人一样。有人这么无礼地盯着，他既觉得十分奇怪，又十分开心。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把眼睛从那个无礼的老人身上移开，嘟嘟囔囔地嘀咕了一句，便默默地拿起报纸，挡住了脸。但是他忍不住，过了几分钟之后，又充满怀疑地从报纸后面偷觑了一眼：还是那个死死盯着他的目光，还是那种没有表情的打量。这一次，亚当·伊万内奇居然也忍了但是同样的情况第三次重复出现时，他一下子火了，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能让他在有身份的公众面前有损体面。他大约把自己当成该市的代表人物了。亚当摆出一种及其不耐烦的姿势，把夹报纸的木棍猛击了一下桌子，并把报纸往桌子上猛地一摔。他因喝了几杯潘趣酒再加上自尊心受到了侵犯，满脸通红，以义愤填膺之势睁大了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那个欺人太甚的老人。看来，他们俩都想较量一下眼力，然后看谁先不好意思，最先低下眼睛。亚当·伊万内奇的猛击，再加上他那超乎寻常的姿势，马上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大家马上放下手里的事，带着一种异乎其然的心情好奇的观察着这两名对手，使场面变得非常滑稽可笑。满脸通红的亚当·伊万内奇那两只正在作挑衅状的小眼睛，虽然怒目圆瞪，但终于完完全全地白费了自己的力气。那位老人无事其事，接着直勾勾地看着这位怒不可遏的舒尔茨先生，他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他的脑袋似乎长在了月亮上，而不是在这个地球上。亚当·伊万内奇最终忍无可忍，决定发作。

“您为什么要这么死皮赖账地看着我？”他用德国话一声怒吼，声音尖厉而又刺耳，非常可怕。

但是他的对手依然一声不吭，仿佛不明白，就像没有听到这问话似的。亚当·伊万内奇决定用自己的俄国话发难。

“我问您，您这么死气白赖地盯着我干什么？”他的气开始不打一处来，又发出一声怒吼。“我早已闻名，而您是个无名小卒！”他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了，紧接着又加了一句。

但是那个老人仍旧没有动一下。那帮德国人一片哗然，纷纷表示自己的不平。米勒听到外面有人争吵，也走进了房间。他弄清原因后，以

为老人耳背，便跟着弯下身去，凑近他的耳朵。

“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死气白赖地瞅着他，”他尽量提高了嗓门说道，同时用心观察着面前这位匪夷所思的顾客。

那老人机械地看了一下米勒，他那仍旧呆滞的脸上突然露出某种类似惊恐不已，又类似激动不安的表情。他开始手忙脚乱，嘀嘀咕咕地弯下腰，去拿自己的礼帽，匆匆忙忙地把帽子和拐棍一并抓到手里，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带着一种非常可怜的微笑——一种穷人因为坐错了位置而被人赶走时那种低三下四的微笑——准备走出去并且离开这房间。这个年老体衰的穷老头那种慌乱的神态，是那么惹人可怜，使人看了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就像胸中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而在场的所有顾客，包括亚当·伊万内奇都立即转变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显然事情非常清楚：这老人不敢得罪任何人，并且他自己也清楚，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像叫花子一样赶出去。

米勒是一个非常有恻隐之心的人。

“不，不，”他鼓励似地轻拍着老人的肩膀，说道，“没事，你坐！不过，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死气白赖地看着他，他的大名连朝廷里恐怕都知道。”

这可怜的老人连这话也没听清楚；他却比先前更手忙脚乱起来，先是弯腰去捡自己的手帕，这手帕是从他的礼帽里掉出来的，是块又破又旧的蓝手帕，然后便开始呼唤自己的狗。那狗一动不动地就那样躺在地板上，伸出两只前爪挡住自己的脸，分明已经睡熟了。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开始用老年人的那种颤抖的声音，并且口齿不清地喊道，“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却是没有动弹一下。

“阿佐尔卡，死阿佐尔卡！”老人烦恼地继续喊道，并用手杖戳那条狗，但是那狗依然没有动。

手杖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他只得蹲下身，双膝下跪，伸出两只手捧起阿佐尔卡的那个脑袋。可怜阿佐尔卡！它居然死了，悄无声息地就这样死了，死在了自己主人的脚边。也许它是老死的，也许它是老死加上饿死的。就这样，老人看了好一会儿，吃了一惊，似乎不相信阿佐尔卡已经死了；之后他突然轻轻地向他那过去的奴仆和朋友趴过去，将自己那张苍白的脸紧紧地贴在阿佐尔卡的脸上。就这样默默地过了一分钟。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然后这可怜的老人才缓缓站起身来，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好像得了寒热病似的浑身颤抖。

“可以做成动物标本，”富有恻隐之心的米勒说道，他总想安慰一

下这个老人。“可以做个非常好动物标本；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可是一个做动物标本的能手，”米勒翻来覆去的说道，并从地上拾起手杖，默默地把它递给老人。

“是的，做个动物标本，我拿手”克里格尔先生赶紧走上前一步，谦虚地说道。他是个瘦高的德国佬，为人十分厚道，长着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在他的鹰钩鼻上架着一副眼镜。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简直是多才多艺，能做一手非常好的动物标本，”米勒又补充了一句，他对自己居然能够想出一个这么好的主意而洋洋得意。

“是的，我多才多艺，能做一手非常好的动物标本，”克里格尔又接着证实道，“而且我可以给您白干，用您的狗做个动物标本”他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现在一时兴起地又加了一句。

“不，给您做动物标本，我付钱！”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激昂地叫道，脸比刚才又红了一倍，他也燃起了一股舍己为人的激情，并且认为自己是这一切不幸的源头。

老人只是听着这一切，但似乎没听清楚，依旧全身颤抖。

“且慢！先喝一杯上等的白兰地！”米勒看到这个谜一般的客人马上要走，便急忙叫道。

端来了白兰地，这位老人只是机械地拿着酒杯，他的两只手却在不住地发抖，还没有把酒杯端到嘴边，就已经洒了一半，他一滴也没有喝，便把酒杯放回了原来的托盘。然后微微一笑，这笑看上去十分古怪，把阿佐尔卡就这样留在原地，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这家食品店，大家都感到震惊，发出一片长吁短叹。

“真是可怜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场的德国人一个个的瞪大了眼，都面面相觑。

我只好紧跟着老人快步跑了出去，在离食品店几步远的地方，向右拐，有一条又黑又窄的小胡同，两旁都是大楼。不知是什么暗示了我，我想老人一定拐进这胡同里去了。右侧的第二幢楼现在正在施工，周围搭着脚手架。楼房周围的栅栏墙围在胡同的中间，贴着栅栏墙铺了一条只能供行人通行的木板路。在栅栏墙和楼房形成的一个比较黑暗角落里，我找到了那位老人。他坐在人行道的马路边上，双肘支膝，两手托着自己的脑袋。我挨着他开始坐了下来。

“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开口了，“阿佐尔卡已经死了，您也别伤心啦。咱们一起走，我现在送您回家。想开些，我这就去叫一辆马车。您住在哪儿？”

老人没有理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突然抓住我的手。

“憋得慌！”他用沙哑的、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在说，“我憋得难受！”

“咱们这就上您家去！”我说道，慢慢直起身子，想用力把老人扶起来，“您先喝点茶，然后再躺到床上，休息一下……我马上去叫马车，我去请大夫……有个大夫我熟悉……”

我记不清楚还和他说了些什么。他倒是想赶快站起来，但站了一点，又跌坐在地上，又开始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嘟嘟囔囔地说着些什么。我弯下腰去，向他凑得近些，听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瓦西里岛，”老人声音沙哑，“六条……在六条……”

他开始闭上了嘴。

“您住在瓦西里岛？但是现在走错方向了呀；应该往左而不是往右。我马上送您回去……”

老人依旧没有动。我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他那胳膊好像死人的胳膊般的落了下去。我凝视了一下他的脸，他已经死了。我感觉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梦中。

这次奇遇着实让我忙了好一阵，在我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寒热病竟然不治而愈。老人的住处也终于被找到。但是，他不是住在那个瓦西里岛，而是住在离他死的地方不怎么远的克卢根公寓五层他住在楼顶，这是个单独的小套间，里面有一个小的过道屋与一个大屋子，屋子非常低矮，有三个类似窗户的窄缝。他住得非常寒酸。屋里的家具一共才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与一张破旧不堪的沙发，硬得像石头一样，四处都是一些破洞，里面塞的麻皮全都露了出来；连这些东西都是从房东那里借来的。看得出，炉子已经很长时间没生火了；蜡烛也找不到一根。我想：这老人之所以想去那个米勒食品店，无非是为了在烛光下能够坐一坐，烤烤火。桌上现在放着一只空空的陶制口杯与一片吃剩的又干又硬的面包皮。屋子里找不到一分钱。甚至也找不到一件哪怕可以用来替换的衣服能使他能够穿着下葬，总算是有人送给了他一件衬衣。非常显然，他决不会是孑然一身，一定有人会偶尔来看望他，哪怕只是一次。在抽屉里我找到了他的身份证，他原来是个外国人，但却是一个俄国的臣民，名叫杰里米·史密斯，机械师，今年七十八岁。桌子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一本是俄文版的《新约》，圣经页边的那些空白处，用铅笔都写满了字，还有不少指甲掐的痕迹。我把这两本书都要来了。我问了问房客和房东，对他的情况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座公寓的房客非常非常多，几乎都是一些工人和做小手艺的，还有些是当二

房东的德国女人们，她们转租房子，并且兼顾包饭和提供家务照料。这座公寓的总管出身于贵族之家，他也对这个过去的房客了解甚少，只知道这套住房的一个月的是六卢布，死者在这里已经住了四个月，但最近这两个月的房租却分文未交，因此不得不请他搬家。我问道是不是有人时常来拜访他时，谁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公寓非常大，人来人往，到这艘诺亚方舟来的人还会少吗，谁又会记得住那么多呢。有个看大门的，已经在这座公寓里干了五六年了，他应该能说出些什么，但两周前他已经回老家了，要住上一阵子，找了一个替工，是他侄子，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他连一半房客都没认全。我也说不清楚，这样东问西问，能得到什么结果；最终还是把老头埋了。这些日子，我不仅来回奔波地瞎忙活，而且还去了趟瓦西里岛六条，然而到那里以后，我不禁有些哑然失笑：在六条，除一排普普通通的房子外，还能看到什么呢？但是，我想，老人临死时为什么要提到六条和瓦西里岛呢？不会是在说胡话吧？

我审视了一下空荡荡的老人的住房，一看倒非常喜欢，便把它租下来了。主要是因为房间大，虽然顶棚很低矮。起初我老觉得脑袋一定会碰到天花板，然而非常快也就习惯了。每月6卢布，哪里能租到比这更好的房子。我被这套独门独户的套间吸引住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要去找一名佣人，因为没有佣人压根是不能住下去的。看门人答应每天最少来一次，但是如果有事急需要帮忙，他就过来来帮我做点事。我想：或许会有人来打听老人的情况呢！然而他死后的五天，仍然无人前来。

第二章

一年之前，我那时还在给一些杂志撰稿，也就是写一些小文章。我坚信，总有一天，我肯定能写出一部好的大部头的作品。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结果写来写去却把自己写进了医院，而且看来距离死期也好像已经不远了。既然来日不多，何苦又要写什么所谓的回忆录呢？

我不由得开始浮想联翩，不断地回忆起自己一生中这最近一年的艰难岁月。我想把这所有这一切都写下来。所有这些逝去的时光，有时会

使我感到激动万分，甚至感到难受，感到痛苦。如果把它们诉至笔端，觉得勉强可以告慰，略感心安；就不会使人觉得荒唐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拿写作这件事来说吧，作用非常了：它能够使人心安，使人冷静，能够唤起我以前舞文弄墨的习惯，把我的各种回忆与令人痛苦的幻想变成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一件属于自己的工作是的，我这办法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医院里的医士也可以留下一笔遗产；一旦秋去冬来，在给那些窗户安上过冬用的窗框的时候，至少还可以用我的这部回忆录来糊窗户。

但话又得说回来，也不知该从何说起，我这个故事就是从中间写起的。既然要把这一切都写出来，那就必须得从头开始写起。

我不是这的本地人，我的出生地离这儿非常远，某某省。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了，只剩下现在我这个孤儿，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梅涅夫的家里长大。伊赫梅涅夫是一个只有一片小庄园的一个小地主，出于一片同情之心他才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娜塔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是青梅竹马，像亲兄妹一样。啊，我那幸福的童年啊！一个人都已经二十五岁了，还在一如既往地怀念你，人马上就要死了，居然还在一个劲高兴感激地思念你，仔细想来，这是多么愚蠢啊！那时，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么的明亮，而完全不是这种彼得堡式的伤心的太阳，那时，我们两颗幼小的心灵跳动得是那么欢快，那么惬意。那时，举目四望，是一片田野和森林，而不是像如今这样，抬头望去，全是一堆堆死气沉沉的石头和砖瓦。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掌控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花园和园林是那么的美丽！我和娜塔莎经常来到这座花园里玩耍，在花园外面则是那么一片又大又潮湿的森林，我们由于太小，有一次竟然在森林里迷了路……那真是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人生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是那么的神秘而又富有吸引力，第一次品尝到人生的滋味简直真是太甜蜜了。那时候，我们两个觉得，在每一个灌木丛大树后面，都住着一个神奇的、不为我们我们所知的小精灵。童话世界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每当深谷里变得夜色茫茫，一团团盘旋环绕的白色云气，抓住生长在我们山谷的崖壁上的那一丛丛灌木，我便和娜塔莎手拉手地站在那条小溪边，又害怕但又好奇地眺望着山谷深处，期待立即就会有个人走出来，来到我们身边，或者从谷底升起的那些浓雾中回答我们的问题，然后奶奶的童话就会成真。可是后来有一次，已经是在非常久之后了，我曾经提醒娜塔莎，问她是否还记得在小时候的一天，大人们给我们搞来了一本《儿童读物》，我们便马上跑进花园，跑到池塘边。在一棵浓荫如盖